



五代史記卷弟十二

周本紀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傅汝舟校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沈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榮為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十一月以來年正月丙子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

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
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於書

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竊歸君之禮不待讞而可知矣故皆無異辭也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

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為大行

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為鹵

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主敏

為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為言故用兩相攻

為文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

與其不屈于周不與其稱帝故書姓名追及于高平文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

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

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

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

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

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

軍李勅殺其刺史趙臯叛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

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略來

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

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高陵庚午至自太原

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

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

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衣古者四梁末帝晉出帝即位逾年宜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年號終其世不改而本紀無識者但言其實自見其失也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月

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待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

寅朔領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

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丙戌鄭仁諱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

壬申克滁州中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

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二月庚子內外馬步軍

都軍頭表彥為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書是月見取三州不同日

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囚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楊光舒滁州復

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韭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

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

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

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書殺景臣而不書晟死蓋已深罪周殺忠臣則晟之死節自著

四月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

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不書劉仁瞻降事見死節傳蓋仁瞻實不降故書周自克

之爾克者難取之名也壽州難取則見仁瞻之節著不書死之者仁瞻以自病死以其至死守節故列之死節傳夏四月

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冊彭城

郡夫人劉氏為皇后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秋
 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為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
 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為大
 內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
 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居身
其地而來降者書附再遇廷謂雖以地降既降而不居 丁丑取
其地故不書附而書降廷謂不書叛事見南唐世家
 秦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
 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
守四十餘日乃克之其不走不降可
知故子其死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遵彥卿昭業
皆以事迹不完不能立傳然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節可
矣 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
 朔如秦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

四州以江為界并前所得通十四州耳 三月辛亥李景來買

宴夏四月庚申附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

達鞠遣使者來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

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帝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

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蒲訶散來冬十月丁酉括民

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阿辨來三

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

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傳給銅魚甲戌北征是月吳

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

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為雄州州縣廢置

重復中國故地也示下三關一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滅口關上置 五

月乙巳朔取瀛州復中國故地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立

皇后符氏符氏無國爵不曰立符氏為皇后符氏文理自然無褒貶

也封子宗訓為梁王宗誼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蒲訶散來

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三十九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為

王世宗諱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

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

范質為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為禮儀使兵部

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謹為儀仗使宣徽南

院使判開封府事外居潤為橋道頓遞使秋七月丁未戶

部尚書李壽為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為判官八月庚

寅封弟熙讓為曹王熙謹紀王熙誨斬王壬寅高麗遣使

者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冬十一月

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鄭州管城縣高麗遣使者來七

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為文爾梁亡見唐之末漢亡

梁亡見唐之立速則知其志不在討賊也漢亡見周之立建則知立賢者德也唐亡無辭莊宗之弒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

愍帝之奔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屢書故不書也晉亡曰契丹滅晉明言以深戒周曰遜于位遜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喪亂之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

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又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

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

之倫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
 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筮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
 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
 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
 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
 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
 三百二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
 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
 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
 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
 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皆習

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代
 南唐問宰相李穀以斗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
 為贊而盛以錦囊嘗謂穀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父
 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比取三關兵
 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
 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剛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梁家人傳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以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踈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二子備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憤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及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宋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

行義未必得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三與汝俱從黃巢獨死繼而頌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采石存諸子以歸太祖劉崇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下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劉崇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

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
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
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掙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
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
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
兗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于戈而使吾
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
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嘗然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
也天復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册為賢妃初葬開封
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
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
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嘗少
懈太祖以為惡各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
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書寢方
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
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
婦聘之帝即位將用妃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
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用為德妃其父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為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唐
莊宗入汴梁故妃妾比日號泣迎拜賀王友維妃石氏有色

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為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未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誓吾出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到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二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為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封友璋初為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黜德庫友珪時為鄆州留後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嘗居礪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

為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書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踈斥宗室宗室皆反及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誨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

殺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溫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龍興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龍興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十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為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友寧墮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滕州刺史太祖圍

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却友倫西
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
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
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
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
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
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閣門使王
建襲客省使王建以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
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
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
王

柳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
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皇
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
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衙內都拍
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
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
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
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
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
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
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
佛山瑾走都虞侯朱友恭讒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
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

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
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
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交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
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無鎮護國軍以友裕
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
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
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
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
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歛以供軍費太祖即
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
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慶

友珪者太祖初鎮宣皇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
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
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嘗其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
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
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
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
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
任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
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慰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
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乃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
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圖友珪乃易
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

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二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劔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劔擊柱者三大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劔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裊褥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群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玄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太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留後河中

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办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為庶人

康王友孜曰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久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劔鎗然有聲躍起抽劔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亡

鳴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潑傳汝舟校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向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

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為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昔公亡在達勒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敵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竒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疑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

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用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

后父劉叟黃髮須善醫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員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筭其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安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謂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髮須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

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又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吉翁妾得至此因命答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布自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身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新蜀果茹且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

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負魚鼈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及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弟為佛寺為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弟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目遣姬妾出入中宮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

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晦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倉龍澗矣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且散積聚以讓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

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蒲喜置帝前曰諸疾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衛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顯季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谷哥索袍帶以賜之谷哥對曰盡矣軍士叱谷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谷哥曰自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及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

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裹盛金哭器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二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其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甚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懇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晉高祖及

時為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

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南山唐佛寺為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路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詔而笞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脩縣嗣肱從存審救脩梁軍解去嗣肱功為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

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為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為人簡儉路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咎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路人皆怨克恭巽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泌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憇而出奔行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為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

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為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臣子累公等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

顯存實名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山豆安
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
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
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數以道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
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侯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
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無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
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
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
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
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
存確存紀同光二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

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也存美存人存確存禮不
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
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乂歷建雄保大二
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
有墨子術能後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
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
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
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
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
翁稱冤言其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千
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二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
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

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
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及攻興教門
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
太原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
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
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異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
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及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
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
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
曰二王逃難王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
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
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

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岌繼岌繼岌繼岌母曰
劉皇后其四曰景晷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都留
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
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太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
以繼岌為使同光二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
行營都統郭崇勳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
李勣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
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
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
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二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
衍即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

月己酉繼安至綿州行上戕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行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觀群臣衰經徒跣以降繼安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行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安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甚崇遣宦者供奉官李從龍表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謂從龍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已下皆爭以蜀寶貨伎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闐然由是從龍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安請留崇韜鎮蜀從龍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安為備繼安謂崇韜曰

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方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安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龍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安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次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國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實重耳可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安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

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豐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龍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龍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曰從龍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及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龍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綏斷浮橋繼岌不得度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龍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禍不可弭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

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蹈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闍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初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示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胡安國筆澤傳汝舟校

和憲武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
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路王從珂母也淑
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
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
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
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册為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

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又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昱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用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滌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言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

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用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臣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

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郟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郟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

立高祖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臣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

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啣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七○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為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勅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為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曰為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大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臣為生而世之謂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臣其私則

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已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
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
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以辭其君曰子不可已歟父顛
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已歟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
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
其亦知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
哉○秦主從榮天成元年呂撿校司赴無御史大夫拜天雄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
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

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
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
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
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
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
儒端士乃可親之各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
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各老矣於
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
從榮秦主故事詣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
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旨示不敢專今受大
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
簿至朝堂受册出載明旨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旨爲

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
 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
 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
 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各
 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
 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
 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
 議欲立各為太子是欲奪各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
 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
 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
 請自節度使冒下凡領兵職者皆具褰褫巨軍禮廢恭其義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礼凡元

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
 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
 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匹至三匹又
 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
 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懼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將士
 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
 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
 翰林學士崔棻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
 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
 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
 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
 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

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而從榮與樞密使朱
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
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維
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
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
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
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
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已
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
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
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
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

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
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
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
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
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
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
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
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
中興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呈上所以玄田養吾徒者為今
且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
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
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

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
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
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
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
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
從榮容虜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
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且語行
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
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
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
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
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歿之從益無稍却弘實騎

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
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
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
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
事若此慙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
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
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
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重誨
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皇城戶參軍賜死重誨
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

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相都拍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首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龐西郡公從璋為人負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充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負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哭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

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從溫出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歿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后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侯張令昭后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后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后

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剗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其生
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
兵也廢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
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廢帝遣
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
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
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
曰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
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居藏寶門者禁止

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甲爲王而欲禁其避禍可乎
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宗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
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忙日重勞民力取然身後耳
后曰爲然廢帝自林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已不正也夫禮者所已別嫌而明微
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垂而宗廟朝
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
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
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
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
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
已不別所已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臣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